

数据与经验

□ 文 青

数智技术的教育应用，催生出一对“崭新”的概念——数据与经验。数据批评经验不讲科学，凭主观意志行事；经验指责数据把人看作器具，采用机械主义认识论认识人、看待人。

数据和经验的这种对立，显然是粗略的。从经验来说，人的很多认识常常起始于经验。俗话说，理论源于实践。陶行知说，行是知之始，人类和个人的智识的“妈妈”都是行动。

数据也确实为机器把握人、认识人提供了潜能。机器通过收集和处理教与学留下的海量数据，从而帮助机器画像出人（学习者或教师）的“个性”，而且这种“个性”的把握有时能达到人类个体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但缺显不足的是，由数据画像得到的“个性”是群体的，是一种“类”或“亚类”，即是某一类学习者的个性。把这种“类”的认识和判断用于某一特定个体，显然与人类个体的能动性、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太吻合。更重要的是，机器勾画“个性”，只能囊括人的个性的有限要素，因而只能是浓缩型、低水平的，离真正的人的个性有差距。人们批评教师在大规模班级难以开展个性化教育，真正指向的是不满意教师仅能关注有限数量的学生，而不是批评教师把握个性的能力不够，或者批评经验没有效用。如果机器真能达到人或超越人类个体认识和把握“个性”的水平，我想很多人会同意，机器很快就会占领各大中小学，从而力图把个性化教育这一教育终极目标变成现实，让人类的潜能绽放出耀眼的光彩。

这两种认识的折中——人机协同论，即人和机器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服务于教育教学，这种观点看似完美，然而一旦把它放置于具体的场景、特定的对象来思考和理解，也会显露出其中的局限。

比如，在课堂教学情境下，教师一边讲解，一边观察学生的反应。这其中，经验（日常或教学的）的作用巨大。这时候舍弃经验，求助数据，显然不太现实，甚至可能是多余的。

又比如，以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，前者自主学习能力不高，学习动机需要引导，更需要的是教师，而不是机器。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，辨识能力强，他们依赖自身的判断，以及数据的引导，也许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这也说明，数据和经验的协同，还依赖于不同的对象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对数据和经验的这些分析，目的是提醒不要唯数据中心，也不要鄙视经验的价值。过分夸大其中的一个，或者夸大两者组合的优势，都不是应对教育现实挑战的明智抉择。